

马举龙◎著

你像一块处女地，充满传奇和神秘。撩开面纱，那份俊俏和妩媚有谁不想拥抱你、亲吻你？我的陕北，我的黄土地。

陕北情丝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北情丝/马举龙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3
(青鸟文丛/周养俊主编)

ISBN 978-7-80680-825-2

I. 陕…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6232号

青鸟文丛 陕北情丝

作 者 马举龙
责任编辑 党晓绒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7.125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25-2
定 价 208.00元 (共8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4

目录

| | |
|------------------|----|
| 陕北风俗——渊源概述 | 1 |
| 陕北风俗——色彩崇尚 | 5 |
| 陕北风俗——礼仪溯源 | 8 |
| 陕北风俗——土炕情缘 | 11 |
| 陕北风俗——寻觅红炕 | 14 |
| 陕北风俗——红肚兜兜 | 17 |
| 陕北风俗——老羊皮袄 | 20 |
| 陕北风俗——沙毡绵毡 | 25 |
| 陕北风俗——娃娃洗三 | 28 |
| 陕北风俗——娃娃保育 | 32 |
| 陕北风俗——抓髻娃娃 | 36 |
| 陕北风俗——娃娃抓阄 | 39 |
| 陕北风俗——把魂留住 | 41 |
| 陕北风俗——窑洞源渊 | 43 |
| 陕北风俗——土窑悲歌 | 46 |
| 陕北风俗——石窑沧桑 | 48 |
| 陕北风俗——砖窑今夕 | 51 |
| 陕北风俗——新型窑洞 | 54 |
| 陕北风俗——下沉窑洞 | 56 |
| 陕北风俗——窑洞内饰 | 58 |
| 陕北风俗——独立窑洞 | 61 |
| 陕北风俗——窑洞万象 | 64 |
| 陕北风俗——窑洞意韵 | 67 |
| 陕北风俗——窑洞内饰 | 69 |
| 陕北风俗——窑洞台阶 | 72 |
| 陕北风俗——窑洞门窗 | 75 |
| 陕北风俗——窑洞窗饰 | 78 |
| 陕北风俗——窑洞附设 | 81 |

| | |
|------------------|-----|
| 陕北风俗——窑洞院门 | 86 |
| 陕北风俗——窑洞烟囱 | 91 |
| 陕北风俗——窑洞邮票 | 98 |
| 陕北风俗——窑洞炕围 | 104 |
| 陕北人的遍纳鞋 | 111 |
| 陕北风俗——过年习俗 | 112 |

陕北风俗——渊源概述

当我站在高高山梁上，俯瞰脚下这块土地时，不禁被它悠久文化和历史，浩如烟海、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深深感叹。还从胸襟中升腾起一份冲动，想用笔去写，想用喉去唱。可笔力难祭先祖，歌喉哑然嘶鸣。一支拙笔怎能历数千年承载，万年渊源？我再用袖管拂去封面上的尘土后，看到了……

陕北，这块厚重的土地，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从秦汉、北魏、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陕北地区都是边陲重地，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做为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自然人，今日写下这个题目，自感力不从心，不但缺乏扎实的文学底蕴和资料记载，更重要的在于不能亲身体味那些大漠孤烟、烽火连天的过去，还有那些岁月风蚀侵吞前的原始体貌特征和岁月风俗形成时的最初元素，只能从风化后的缝隙中窥探一二，来助燃集储已久的心灵之火，从而展示一个陕北风俗大概轮廓。

因此，《陕北风俗》只能以一株分枝，孽生在这颗庞大而繁茂的古老树种上。对于散落在民间的风俗习惯、民风民俗、口头传说、风尚礼节、行为讲究、传统遗风、节令八节、民歌舞蹈、衣食住行、乡间俚语、谚语民谣、民俗禁忌、先祖祭祀等等。没有一本可供概览，统筹查阅的成熟版本。从一些县志、市志中，些许能看到星星点点，零而散乱的记载。更何况有些素材已不得复拾，或已失传。比如榆林小曲，真正传唱人都已老去，怎可复生？此等遗憾一直萦绕在心间，不得安宁。

当我对陕北习俗、民俗、习惯、风尚、礼节这些词接触的时候，发现它们不但相似、相近，并没有严格的界定。可是，游离于这几个词中的“风俗”一词，从定义来看，倒有些统领的意境：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这是一个既笼统又含糊的概括词。那么再看看风尚：在一定时期中社会上普遍流行的风气和习惯。还有礼节：表示尊重、祝颂、哀悼之类的各种惯用形式，如鞠躬、握手、献花圈、献哈达、鸣礼炮等。再看习惯：在长期逐渐养成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行为倾向或社会行为。同时许多文学作品和展示作品中，也把陕北腰鼓、陕北剪纸、陕北麻绣等列入陕北风俗。于是，在题目的选择上，为了方便、灵活，对后续内容的选择上更广泛和随性，我选择了“风俗”一词。这里绝非有混淆视听，把人引入歧途的用意。

风俗的内容极为广泛，种类异常繁多，大体可概括为心理、行为和语言三个方面。心理风俗主要指以信仰为核心，包括各种禁忌在内的人们心理上的习尚，也称无形风俗，如古

代社会里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人神崇拜等。行为风俗主要指与心理风俗密切相关而表现在诸如祭祀、婚仪、祈禳等仪式和岁时节日、纪念、游艺等活动上的习尚，也称有形风俗。语言风俗主要指以语言手段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意愿要求的传承性艺术，如神话、传说、谜语、谚语、歌谣、说唱等等。

陕北人的风俗习惯承袭了我国传统风俗。孕育发生于原始社会前期，发展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及奴隶社会。主要表现在葬穴、氏族墓地、对偶家庭、服饰、巫术、禁忌、神话艺术以及医药治病、起宅造房、婚丧嫁娶、迷信风水、饮食烹调等方面。风俗习惯是伴随着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实践活动产生、发展、变化的，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在陕北人的风俗习惯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或地域性，从而形成一方水土一方风俗，使陕北风俗魅力无穷、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由于习惯上把铜川以北的陕西辖境称为陕北。陕北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南与关中毗连，西与甘肃、宁夏交接，北与内蒙古接壤，总面积 98000 平方公里。地貌上属于黄土高原，基本地貌类型是黄土原、梁、峁、沟。除少量的河道外，大部分是山地，交通不便，气候干燥，夏季酷热，冬季寒冷，降水稀少。历史时期经常作为边关，驻扎军队屯垦，战乱不断，经济文化落后。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地区，并且在司马迁所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以北，故其地的物产不免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黄土高原诚然是适合于畜牧的地区，畜牧之外也适于农耕，特别是黄土高原的南部和东南部最为显著。当然，适于农耕地区并不以其南部和东南部为限，而是由南部和东南部不断向北和西北方面推移。这就是说农耕地区逐渐在扩大，畜牧地区也相应逐渐在缩小，逐步形成了现在以汉民族占主导地位的农耕区域，秦汉时期在今陕北地区设上郡，司马迁指出此郡与“关中同俗”，即为农耕区在陕北扩大的明证。然而，更多时期却在不断推移之中，而且越到后来所推移的幅度越为巨大，甚而要把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以北相当广大的畜牧地区，也就是现在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都改变成农耕地区。的确，历史时期陕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此消彼长，构成也较其它地方剧烈、频繁、持久的农牧交替发展的现象。所以，某种意义上讲，陕北史就是农业和畜牧业此消彼长变化史。

秦汉时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在此地区角逐激烈，互有进退，除汉族外，先后在此生活过的少数民族有：鬼方、猃狁、吠夷、圉方、戎、狄、乌桓、鲜卑、氐、羌、匈奴、稽胡、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女真和蒙古族等，他们在生产活动、生活习俗上必定会相互影响，从社会因素看，陕北始终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各有进退、相互渗透的地区。各民族杂居引起相互影响非常强烈，其结果，不仅引起生活习惯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在民风民俗上。

如榆林地区，也习惯吃炒面、炒米、喝砖茶，在这点上基本类同于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因此，在陕北地域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于此活动频繁，与汉民族相互吸纳，彼此影响。经千年演化，渐渐形成具有独特风格和鲜明色彩的陕北文化，丰富多彩的陕北风俗习惯慢慢定型下来，流传至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民族同化问题。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比较长的阶段时期中，受到另一个民族的影响，逐渐消失了本民族的特性，接受另一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改变原有的民族特性。同化于另一个民族，这是历史发展中自然进步趋势。如洛川鼙鼓的发展过程。洛川为战国时秦、晋、魏争夺之地，传说由猗狁族鼙鼓军阵演变而来，其后通过与当地民间祭祀祈雨活动结合、同化流传至今。洛川鼙鼓主要流传于陕西省洛川县黄章、永乡、旧县等乡村，为延安著名的“三鼓”（胸鼓、腰鼓、鼙鼓）之一，陕西方言称“蹦跳”为“鼙”，此舞以蹦跳为特征，故称“鼙鼓”，鼙鼓中还揉合进了威风锣鼓的部分元素。不难看出，陕北风俗中很多东西，既不孤立，也不是独生，它既有历史根基，也有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互生特征，才形成神奇、浓郁、厚重、博大的地方文化，这里面既有入乡随俗的教化，也有民风同化等因素存在，并与地方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陕北文化中也有很多风俗随着统治政策和民间往来、延伸、扩展、传播出去的事例。如陕北说书。陕北，周代为雍州地。那时，陕北的盲人为了生存，自然也要效仿宫廷的瞽史，力习五音，通晓阴阳八卦。今日看来，陕北说书的开场诗与瞽史的诵诗大致相似，正本故事又与“道正事”大体相同。然而，它与蒙语中一种叫乌力格尔的“说书”形式极为相似，俗称“蒙古说书”，是蒙古说唱艺术的一种曲艺形式，主要流传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相邻周边的蒙古族聚集地。雍正年间，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连年旱灾，民不聊生，哀魂遍野。清廷不得已向卓索图蒙旗提出“借地养民”，于是大批黄河流域汉民进入关东蒙旗。移民带来黄河文化，推动蒙汉文化交融，这一文化现象史称“黄河文化北移”。这就不能排除陕北说书这一形式北移现象发生，从而助长了这种演唱形式在主观上为了生存，在客观上延续延展的事实。

近些年来，有不少陕北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习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七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条款，正在积极申遗。二〇〇六

年一月一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名单共有五〇一项，我省有二十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幸进入首批公布的名单之列，其中陕北入选七项。他们是陕北秧歌、安塞腰鼓、洛川鼙鼓、陕北说书、榆林小曲、安塞剪纸、黄帝陵祭典。对于申报成功的项目，国家提供具体的保护方案和专家、资金保障等。文化遗产是世界文明的源泉，人类智慧的宝藏，民族精神的财富，也是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奔涌不息的民族血脉。

在陕北风俗中有一种现象很是奇特，那就是地域性习俗。往往在相比邻的两个区域，生活习性、饮食习惯、风俗讲究、语言风格，甚至体形长相，都会有非常大的差异。例如，在延安和榆林市区，新媳妇要一大早娶进门。而处在这两区域中间的子长县城，却在午后才去娶新娘。这可能于形成这一风俗时的交通条件，地理环境，人文交际有很大关系。再如，富县以南的黄陵、洛川人的语音和长相又基本接近关中人。特别是头型，前后都凸（俗称前绷后马勺），于陕北人银盘大脸，偏平头型，凸示出明显差异。此特征的关键点应该确定在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层面上。还有号称小北京的榆林人说话，既有江浙人的清丽，也有东北人的连音，还有北京人的粘腔，更有蒙古人的鼻音。而近在咫尺距离上的周边各县人的说话，没一点类同的地方。这一现象用现代观点很难解释，甚至不可理解。但用“乡乡不同俗，隔山不同天”的旧说法，倒能圆其几许。

客观地讲，陕北风俗和礼俗中，也存在不少糟粕和迷信色彩元素。特别在祭祀及白事祭奠中，祛病遇灾时民间所采取的“卜疔”、“祈神”、“送瘟”、“跳神”等活动中，无时不用“讲究”、“不敢”、“对后代不好”、“对活人不利”诸此说法，神神秘秘的各项摆布和过程，时刻回旋在迷信的洞窟中，非把“孝子”也整治的人不人，鬼不鬼而后快。如把死者埋藏后，孝子们要返回院子中，在“总管”的带领下排成一队，手持笤帚、水盆，从每家每户的所有房间中，边走边洒水，一直走完为止，叫洒扫。谓之，把死者寄留在这些房屋中的晦气打扫出去。倘若哪间房屋漏走了，房屋主人可要找麻烦，死者家属不但要赔不是，还要酒肉回礼，不然彼此间心里就可能要结疙瘩，化解不开还有可能酿出祸事。这些风俗、讲究在千百年来演化过程中，不断人为加减，在政治形势迫紧时亦有所淡化或隐匿，而有时又非常盛行，甚至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些不为人所认知的自然现象和神化邪说会渐渐被揭示，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也会慢慢被淘汰掉的。

一个地区或地域文化及风俗习惯，如果割裂了历史形成、历史沿革和历史演化过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后续篇幅的建立，就如同没有根基的楼房，可能会坚固一时，但决不牢固永久，稍有不甚，就会摇摇欲坠。陕北文化中的陕北风俗，更是依托在渊源

的历史长河中，根植于深邃广袤的黄土大地上，就像悠扬动听的陕北民歌，从远古走来，还将向未来走去。

二〇〇七年九月四日晚

陕北风俗——色彩崇尚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颜色崇尚始终是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其表现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在五行说的影响下，五色（赤、黄、青、白、黑）成为大意或开德的象征，因而也成为国运的象征；二是从维持封建等级制度的需要出发，把颜色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手段，从而使颜色逐步具有了尊卑高下的文化特征。

在陕北风俗中，对色彩崇尚也有着明显表象特征。日常生活、礼仪庆典、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等活动无不于色彩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有严格的规矩方圆。这种表象特征和崇尚心理，紧扣着民族血脉，相成相辅于社会习俗和等级维系。具有明显的历史沿袭和地域文化痕迹，充分体现了崇尚和膜拜心态。

特别是陕北人过春节时，它是用红色染成的。陕北年俗的主旋律，是用红的音符谱成的。这些跳动的红色，构筑了陕北人心中一个个祈盼梦想。红灯笼、红窗花、红对联、红鞭炮等是面上的红。以红对联来说：除过窗户、门框两边外，驴圈，羊圈、猪圈、大门上、墙头上、庙门上、碾子、石磨、窑洞墙壁上的土神窑窑、天神窑窑、不住人的窑洞窗户上，院畔的树上、家中衣柜、灶马怀前、炕壁上方、米囤、面囤上、井台上、各种车辆上，大小鼓上、都有吉庆内容的红色对联贴在上面。这“红”体现在生活的每一处，红灯笼、红被子、红鞋垫、红裤带、红内衣、吸烟喝酒用的是带红字红盒红杯的。闹红火用的红旗、红战鼓，红绸子、红扇子、红伞、红腰带、红袄子、姑娘摸的红口红、后生摸的红脸蛋、唢呐手用的枣红号杆子、长号上鼓槌上系的是红布条子、吃的红烧肉、喝的红西凤、唱的是红太阳，扭的是红五角图案、给闹红火的人们赏的是红苹果、大红枣、红皮鸡蛋、给娃娃压岁钱是用红纸包的、女人围的红围巾等等。连这生活中一切的文艺节目也叫闹红火了。这里是红色的世界。

这年俗为何成了红的山河、红的世界呢？析其原因大约有：一是驱邪镇恶之意，因为在陕北历史上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苦焦，大苦难大苦焦需要用大红色来抵挡、来驱除，另一方面，红色本身是传统文化中的喜色暖色吉庆色，这是陕北人对美好社会的大期盼和大渴望。同时，大红色是大热闹大娱乐大快活的先兆、底色和衬托，哪里红色最艳丽，哪里的年气就最浓重，哪里的热闹最红火，哪里的人们就最快乐！大红之心培育大红之色，大红之色呈现大红之情，大红之情寄托大红之日。

陕北人在过春节的日子里，抬首投足间，无不被一个“红”字包裹着，走到哪里眼前晃动的都是一片红色。在这个时节，除去迷信色彩的东西，占据人们心理最大位置的就是一个怯魔求吉利，喜庆图丰收，辟邪除疾病。这样就把一个吉利、喜庆、丰收、辟邪与色彩联系了起来。这不是一个偶然或者怪诞的巧合，也不是一个单纯色彩与生活强行的揉合，更不是牵强哗众的文字游戏摆弄，而是由千百年的历史沿革而来，具有厚重历史底蕴和民族文化特征。

在婚礼喜庆中，一应用品用具、床上被褥、家俱陈设，包括礼单、菜单都选用了热烈强暖的红色为基调，衍生色朱红、粉红、枣红等为辅色。旧时在陕北地区，有相当多的婚庆承办商铺和租赁承接经营者，从店铺门窗廊柱、花轿车撵、吹打器乐，甚至迎送新人的驴笼头，马鞍子都用红漆、红绸、红布装饰装点。餐饮用的桌椅、板凳、烛台等枣红色，衬托出婚宴的喜庆。更有讲究者，在瓷窑定制了上着红釉的盆碗、酒杯，汤勺等饮食餐具。从大空间至小氛围，大红花被、红盖头、大红绣鞋、红肚兜、都被红色对联，红色喜字渲染在喜庆吉祥环境里。把人生这个新起点由一个红色，营造的火火烈烈，喧闹的热气腾腾。

陕北人这种崇尚红色心理与古今中华民族崇尚红色心理一脉相承。传说中的神农氏被称为炎帝，炎与红色有关。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显然老夫子讨厌紫色，喜欢红色。刘邦依楚兴汉，自称“赤帝之子”，此后汉家人马尽崇红色，红色被作为权贵的象征。有大功绩的诸侯住朱门（朱门酒肉臭），坐朱轩，穿朱衣，再后来朱红成了朝廷命官服色。通常是三品以上方可服朱，低层的人则只能穿青衫，平民又称白丁，以示与穿朱衣的人有高下之分。

不仅如此，在广大民间把一人走了运，称为“走红运”，某人受到重用就被称为“红人”，影界和剧界极有作为与威望的人，谓之“红星”、“红角”，连女性出的汗也被誉为“红汗”，赏喜钱、压岁钱、分红利叫做“红包”等等不一而足。尤其在汉族人民心中，红色热烈，象征庄严、吉祥、喜庆、鲜艳，与“福、禄、进步、革命”等相联。因此十分崇尚的红色是与火相似的正红，在古人看来这才是五行中的正色。所以陕北人把红色推崇铺展，除了从众，怎么也割裂不开攀富求荣、避灾求吉、祈天悯人、摆脱贫穷的封建心态。

然而纷繁的世界中只有一个红色是不够的，怎能生活衬托的五彩缤纷呢？于是，陕北人对于黄色、金色也推崇至极。如在榆林城内，出嫁女儿送衣服时，用一种和北京皇宫里一样的赤黄布包包，一根红带子，尾部吊个大铜钱。这种黄布包包红带带有个传说：明正德年间，武宗皇帝来到榆林小住三月。听说榆林女子有桃花之容，杨柳之身。便问护卫将军：人人都说榆林女子俊俏漂亮，你可曾见过？护卫将军一听此话，忙小心回复：没见过，但听说总兵官戴钦有一女，不但人长得出众，而且知书达礼，皇上不妨一见，将军见皇帝首肯。

即命人请来戴钦和他女儿，武宗一见此女喜形于色，露于言表。不由得失声赞叹：丰容美姿，国色天香呀！随后武宗皇帝娶了戴钦的女儿，带进宫里当了娘娘。娘娘经常用宫里的赤黄布包包往榆林捎寄东西给父母，武宗帝念及娘娘的贤孝之心，特恩准榆林城内女子嫁娶时，娘家人可用黄包包红带带送陪嫁衣物。久而久之形成习惯，一直延续下来。

然而。陕北人对于黄色的崇尚，溯其根源就会找到答案。我国远古文化核心之一是以炎黄族为代表的西北黄土高原，其居民自以为身居天地的中央，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一切以我为最佳，甚至连黄土之神黄帝也成了“中央之帝”或“中央之神”《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里所反映的五行观念，也异口同声地说中央上，其色黄，其神黄帝。这种文化中心观念，使得炎黄族把自己居住的土地视为中央之上，把中央之上的颜色视为中央之色。《论衡·符验》曰：“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汉书·律历志》也说：“黄，中色也”。黄土高原作为炎黄子孙生活的根据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黄色作为它的主元素，便理所当然占据了独尊的地位，以至愈演愈烈，终成帝王的专用色了。

诚然，对中华民族以农耕经济及其对土地的特殊眷恋这一点上来找原因的话。就会发现黄土高原的肥沃保证了庄稼的丰盛和人畜的兴旺。黄字“从田，是田土沾于人身之色”。“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华夏族世代栖居于黄土高原，对供给他们衣食住行的黄土大地有一种特殊崇尚而依恋的感激和迷恋。并由此而对黄土之色产生一种景仰、崇尚的心理。《说文解字》云：“黄，地之色也”。《淮南子·天文训》：“黄色，土德之色”。《考工记·画绘之事》：“地谓之黄”。这些例子，无一不说明了由养育自己的土地敬仰而崇尚土地之色的心态基因。于是，黄色至尊、至贵的象征被封建帝王用于服饰、车骑、仪仗、屋顶及琉璃瓦上，明亮的黄色烘托出皇家气象，就更不难理解了。当然，上行下效，尚黄就慢慢地成了整个汉民族的共同风俗习惯。

所以，在陕北人的生活中处处可见以黄铜、金器为饰品的生活用品。这种黄的颜色被中堂的镜框和幅联边框首先拥用，同时也被堂几案上的黄铜香炉，立在两边的镏金磁瓶，堂桌上摆放着的茶具铜盘，黄铜水烟瓶，地下搁置的黄铜痰盂。一应黄色让你一踏进厅堂就置身于高贵肃穆、庄重典雅的氛围中。其实在主人家的大门包铜边角上，门槛儿中部的包铜，踢角上和大门环扣拉手上，窗扇四角的固定边上，你已经领略到了此门内主人的富庶和奢华。而那些普通百姓家，也会在经济条件容许的情况下，使用铜锅、铜勺、铜漏勺、铜水瓢、铜水壶、铜烛台、铜脸盆（也叫金盆），就连切豆腐的刀子、穿鞋用的鞋拨子、掏耳朵的耳挠子、牛驴马脖子下挂的铃铛子等等，都是用铜做的。在那些秀才举人家，笔洗、笔架、笔砚、笔枕、震纸，把玩的健身球均用铜做的。在这里把铜使用到了极致，究其主要原因，于我国

铜冶炼技术在古代已达到了致纯致精水平，广泛传播于民间有直接关系。所以陕北人崇尚黄色与黄铜制品，使用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表现为民族随附心理，同时也反映了地域融合性和群体交往性。

这些红黄色彩崇尚，首先用于对联、门楣题款，红底黄字尽显豪华大气。从而推至棺椁丧葬，朱红铺底金黄描边，纯黑书“奠”字。也常常为民间所用。由此以红黄为主色衍生出了淡红淡黄、显红显黄等等色彩，进而从朱红、枣红，血红、深红、铁红，鹅黄、蛋黄、青黄等色系中泛生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彩色世界。但是色彩观与宗教观、世俗观与迷信观总是缠绕捆扎在一起，如麻团辫结，剪不断理还乱。透过色彩的喜好选择，显示了一个地域民风民俗、伦理宗教影子，更是对“五色呈祥”习俗的最好诠释。

于是，从陕北人崇尚色彩心态，在顺应历史色系驱魔保平安，祈求上苍风调雨顺获丰收的同时，就如“红格丹丹太阳红艳艳，黄格生生小米黄脸脸”的信天游一样，既展示鲜明个性，又贯通溶融会于华夏大家庭色系中，让这枝红黄相间的小花在绚丽纷繁中勃勃绽放。

二〇〇七年九月九日晚

陕北风俗——礼仪溯源

华夏素有礼仪待人、交邦之称。“礼”原是宗教祭祀仪式上的一种仪态。《说文解字》中：“礼，履也，所以神致福也”。《周易·序卦传》：“履，足所依也”。凡所依皆曰履。如此则礼为人所依者。有学者认为，人所之礼即奉神人之事，“礼”从示，从豊。豊是用器物盛着二玉的意思。从而看来，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礼就产生了，它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用外之物以饰内情。包括了礼物（行礼用的衣服、器皿及其它物质的东西）。礼仪（使用礼物的仪容动作）。礼意（由礼物和礼仪所表达的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内容、旨趣或目的），等几方面的内容。

“礼”原本并没有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方面意义，在阶级社会出现后，人类开始有等级之分，宗教祭祀也随之出现了身份的限制和区分。于是，作为宗教祭祀仪态的“礼”便开始具有了社会区分的内容，逐渐转化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种身份制度。最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存在，但作为一种较为严格的社会制度，则是周朝初年的事情。周武王伐纣灭殷，为着巩固自己的统治，周公旦便在殷礼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礼乐，将作为社会身份意义的“礼”制度化，系统化了。

封建礼教的“礼”有关作为政治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属性，等级制度的“礼”，强调的是“名位”，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教”，正是这一点而言。而所谓“名位”，就是《国语》

所说的“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日恪位箸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尤恐其坠失也，故为车服旌章以旌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白话后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且伦理道德的“礼”，包括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等。《左传》：“君令臣共（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恭）而不二，你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顺，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在“礼”的这两个属性中，等级制度为“礼”的本质，而伦理道德方面的属性则为等级制度的外在显现。封建礼教实际上是通过向人们灌注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把这些外在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变为人的内在需求，去束缚人的思想，限制人的行为，把人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正因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封建礼教作为维护统治的不二法门。这就是那只履，只能削足为履，不得扩履为足，从而把人的等级、伦理禁锢在履中。

先秦文献中不乏对礼的宣扬，而着眼于礼治（即礼与政治的关系）者尤多。如《左传》：“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夫礼，所以正民也，国之干也，政之兴也”。《孟子》：“无礼义，则上下乱”。“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等等。儒家学的核心是仁学，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可见“礼”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位置。

由此，在陕北风俗中礼仪、礼教被儒家思想统治了千年之久，形成了一整套约束言行举止的章程。首先以“三纲五常”为礼教之尊，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及“仁、义、礼、知、信”，这些来源于西汉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它扩大了孔孟五伦道德规范，使阴阳尊贵、君权卑贱的统治制度秩序更加稳定坚固，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同时陕北人也将它发挥到了极限，且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父为子纲，家长至上”在古代宗族生活中，为了维护长幼尊卑的等级名份，不仅家家有家法，族有族规等强制性约束，还形成了家长至上的日常礼仪，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家礼。家礼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包括父子、婆媳、兄弟、夫妻等种种人伦关系。子女对父母从晨起问安到侍奉起床、盥洗、吃饭、睡眠等等，都须必恭必敬，不得有出格傲慢、矜惰之举，否则轻者责罚，重则使出家法，断其关系，逐出家门，也是常有的事。媳妇对待公婆也须恭敬孝顺，媳妇往往鸡鸣即起，梳妆整齐，平时凡事请示，不得自作主张、私存房钱，目不斜视，笑不露齿，轻声慢语，足不出户。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来谖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反映了新媳妇入夫家后战战兢兢的心态，描述到细丝入微的程度。

父子之外以兄弟的关系最为亲近，素有手足、骨肉、同胞等称呼，所以须互敬互爱。尤其是父亲去世了，弟弟更应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兄长，这就是“事兄如父”的意思。妻子对待丈夫，除了举案齐眉，更多的是顺服，侍夫于左右，盛饭献茶，须用双手，不得自顾先吃。直至现在有些农村，还继续着家中来客人女人不得上桌吃饭的习俗。此等陋习从辛亥革命后被逐步推翻，但有些闭塞山野依然陈规不减，家庭暴力不断，甚或无视法律，草菅人命的事时有发生，可见尊卑等级遗风余毒何其根深蒂固。

但在陕北风俗礼仪中也有很多佳许的习俗。如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友一事。明朝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指出，交友要分辨畏友、密友、昵友、贼友。在道义上互相砥砺，有了过错互相规劝，这是畏友；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都可以相处的好，生死关头，也可作为依靠，这是密友；言语像糖一样可口，游西逛，影不离，这是昵友；见利益互相争夺，遇到祸患互相倾轧，这是贼友。交友在民间有句俗语：“跟人跟个强的，柱棍柱个长的”。这或许是说交友的最基本的法则。你交到一个好的朋友，在生活、工作、学习、为人、处世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帮助，对你大有裨益的人也是一生之辛事。如果交友不慎重，酒肉穿肠，甚或色毒为乐、杀人越货，那将害人害己，成了被人唾弃、不齿之人可就后悔莫及了。可见交友须慎重，为人要诚信并不是一句泛泛空言。于是产生了众多交友习语：如再世之交、君子之交、金石之交、金兰之交、肺腑之交、贫贱之交、患难之交、忘形之交、平昔之交、半面之交、一面之交、泛泛之交、膝漆之交、海内之交、布衣之交、刎颈之交、莫逆之交、杆臼之交、车笠之交、忘年之交、竹马之交等等，教人交友并典故。所以在陕北民间家教中，有一句经常萦绕在耳边的话：“学好人作好人，跟着神婆会跳神”。是每个上辈人教诲晚辈的口头禅。家风、民风、社会风会常常裹挟左右，千百年遗传下来，渐渐形成陕北人交友爽气、悍气、大气，同时也憨气、义气的礼俗。

在陕北众多的礼仪中，当数那“三大节：春节、五月端午、八月十五；八小节：正月初七、正月十五、二月二、四月八、六月六、九月九、腊月初一、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个渣渣节：基本以农历二十四节气为准”和婚礼、丧葬的讲究、禁忌最多。

每每到了这些节气时，老辈人就会训导个不停，让你“这样”而不能“那样”。坐有坐的“讲究”，所谓“虑坐尽后，食坐尽前”，意思说：于长辈坐时，身体向后一些，表示谦恭；吃饭时，身体要向前挪一些，不要因饮食洒落而玷污到坐席上。跪有跪的“规矩”，亦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因跪而益至其恭，以头著地为拜”。来人接待作揖、拱手、握手、寒暄、谦让以及坐席安排主次，上菜、开席、斟酒、敬酒都有详尽的礼仪规矩。甚至吃饭动筷子的先后也要礼让尊长，同桌年龄最长者在没动筷子之前，小辈人不得把菜挟至自己碗里，如果

不慎为之，可能当时就会有人说你。或者，不知哪一天村里人传出你没家教、家规。表面上说的是你，其实对你的家庭会另眼相看。甚至，说你们家门风不好。这样，如果有人给你说媒或办别的什么事，肯定得遇上麻烦，小看你不说，风言风语能把你打个半死。可见，村规民俗这样的小礼小节也得时时上心，不可造次。

陕北地区由于战事不断，灾荒连绵。生活在这里的众生祈求平安，企盼丰产，保佑家小。以善良心态待天、待地、待人、待事，把节气礼仪、言行举止禁锢或围缩在一个定型的棚圈中，以示虔诚。所以，小从吃喝拉撒，大到光宗耀祖，无不充斥讲究仪俗，民风习惯。以此削足为履的伦理教化，平衡自然与人力，疾病与迷信，信仰与宗教，风化与约定间的关系。千年来形成独特、独到、独立的礼仪之风，无时不在的飘忽、游荡在这片黄土高原。

追古溯今。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年来，经过全社会的不断努力，如打恭、跪安、山呼万岁等封建礼仪；衡量贞女、烈女、树贞节牌坊等封建民俗教规；男女独处授受不清，女人不得在男人面前洗脚，儿媳不得与公公说话等封建桎梏、陈风陋俗、不适礼仪、过时礼教，已淡出人们的生活。基本趋于进步化、人性化、和谐化。相信社会文明程度与物质文化同步发展的今天，注重文明礼仪，抛弃糟粕陋习。礼仪之风就会在华夏大地上，健康稳步、发扬光大。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五日晚

陕北风俗——土炕情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陕北地区民用住宅多以平房和窑洞为主。由于地理因素和气候关系，民宅内使用木床的情况很少，多数人家都要盘上一盘大土炕。

凡住过陕北土炕的人，都知道它的好处。那份冬暖夏凉、亲情温馨的感觉令人回味无穷，它记载了陕北人繁衍生息、奋发自强的生活痕迹，它昭示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它叙述着源远流长的民风民情千秋轮回。

不知始于哪年哪月，我们的祖先从洞穴篝火旁醒来。也不知哪个先民部落发现了火的走势，烟的流向。他们把放荡不羁的野火收拢起来，决定让它听话施福于人类，让它驯服在管道内，取它释放出的热能温暖躯体，焙晾五谷，聚集部族，同商生存。

于是在黄土高原上有了土炕。从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态中；从篝火石窟、遍地狼烟的荒蛮游荡中；从树丛山野、毛草戈壁的露宿落泊中；集合在一盘盘土炕上，人类便有了一个个“家”。从此暮野不再火舌蔓卷，苍烟不再飘舞弥漫。

陕北人开始盘膝于土炕上。从游散牧野，拢聚在一起，相商田畴，谋略种植，耕田收获，饲养家畜；从游勇散兵，募集在一起，扩充城郭，纵燃狼烟，抵御外侵，防范野兽。火和土炕的产生，让人类进化的脚步加快了。由简单生存进入简单生活。从而在黄河流域蔓延开来，它顺着黄河水，直冲渤海湾，形成今天被考古界认定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源产地。

原始的陕北土炕，“土”的掉“渣”。它孕育于黄土中，立足于黄土地；它以土为主体，又接纳歇息着以土为生的群体；所以从它的“祖先”到它的“子孙”，无论体积多大、面目几何，它的名字都叫“土炕”。

陕北人的土炕盘起来并不简单、但很实用。三两个毛小子、壮后生，从山上开下来一堆黄土，边晒边用立起的网筛，从这面把黄土扬起，透过筛眼把燎礁石头筛去，细细的土面面就是粘接物。把细土四周摊开来，浇上水，沃上几天。选一个大晴天，脱掉鞋袜，挽起裤腿，手拄一根木杖，走进泥里，一寸一厘踩过去，再反复用铁锹和均。和泥其实是个细活，做出泥坯质量好坏，百分之八十全在和泥上。它与主妇和面不差上下，只是主体不同而已。

泥和好了，一个后生用两只大手，把泥磁磁的灌进做好的木质坯盒中（有两坯相联，三坯相联），拿起小铁弓（用一根细铁丝，绑住竹片两头），顺着坯盒上沿，快速划过，起掉割下多余的泥。另一后生，端起泥坯盒，快速朝已摊平整的场地跑去，先立起坯盒，然后快速反扣到地下，稳稳得提起泥盒，把泥坯留在地上，顺手从旁边土地上抓一把干黄土，均匀地撒在泥盒中（就像主妇擀面撒扑面的作用一样）。一路小跑来到泥堆跟前，再端起第二盒，如此反复。

扣在场地上齐齐整整的土坯如列队战士，这些用汗水浇灌出的泥坯子在夕阳映照下，泛出黛色深黄，静静地躺在那里，它们从山中走进平地，从一团散乱，定型为有楞有角的毛坯。这里边筑进了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智慧。我相信泥沙匠的先祖们托出第一块泥坯时，肯定会对眼前的景致欢呼雀跃。它是“砖”的胎坯，是人类走进“房子”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

而后，走进山里开出石板，凿成方形或长方形，用一根麻绳肩在背上，背回来待做炕板石。盘炕时先用土坯砌好外围，再在师傅的指教下砌好烟道。特别是那三通或四通烟道的坡度、宽窄，开在什么位置，怎么走烟，非常有讲究。它不是教科书中的方程式，也不是单纯的“烟住高处走”那么简单一句话，它与灶台大小，烟囱高低，房屋坐向等有直接关系。其中一项不“合卯”，一条烟道没走对，盘出的土炕，其一烧不热，其二烟倒灌，其三部分热，前热后不热，或者后热前不热。这样的话非得刨掉重来。所以一般在蓬好炕板石后，先得用

泥巴把缝糊上，让它不要露风，试烧一些柴禾，看看烟的走势，摸摸整盘炕的热度，再上炕面泥。一层层抹平，才算大功告成。

我不知道陕北的祖辈人是怎么摸索出的这套经验，但我知道这盘看似简单的土炕里，包容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展现了他们溶于自然，和谐自然的淳朴天性。老一辈陕北人对土炕更是情有独钟，他们生于土炕，长于土炕，在土炕的文化氛围中生息繁衍。于是从那普普通通的土炕上，就生出了一个难忘且回味无穷的故事。

小孩子一降生，他们便浸润在“走西口”和一首首“信天游”歌声中，使之代代相传，越唱越经典；那一双双黑眼球从不懂事时就看到了长辈人剪窗花做年糕；从呀呀学语蹒跚学步开始，就跟在大人屁股后边挂灯笼、放鞭炮；从少小懵懂起就常听奶奶讲：你就是从这盘土炕上长出来的故事。于是就撒上一泡尿，硬土软化了，再用小手使劲抠出一个小坑，看到了里边和泥时放进去的毛发和麦秸，信以为那是自己的身体残留，认可了自己的母体，就是这盘土炕了。

懂事后每每遇到下雨下雪，急切切的叫上小伙伴们挤在烧了火的热炕上。或坐或爬或睡，围住爷爷让他讲远古的故事，听孙猴子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就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讲谢子长、李子洲、刘志丹、李自成这些民族英烈怎样打土豪闹革命。听的点起油灯，上眼皮打了下眼皮，倒头睡在一块大被子下。早上起来才知道夜里横七竖八的睡了一大炕，三毛的腿压在四小的肚皮上，二楞的胳膊放在五娃的脸上，或者随娃恶作剧用绳子栓住了六保和七柱的腿。小伙伴们在你找裤带他找鞋的叽叽喳喳叫嚷声中，提起裤子跳下土炕，穿上鞋子推开两扇木门。扑面满目苍翠的群峰顶上，那轮初升的阳光，揩出一脸喜悦，开始了新的一天。

在幼时的记忆中，从那些故事里受到了启蒙教育，给自己的人生画出了一个轨迹，知道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就永生记住了生养他们的这块土地。无论长到多大，无论走到哪里，那个不可脱离的圆形轨迹，就如根一般丝长，永远扎在陕北人的心里。

陕北土炕如同负重的黄牛驮载了太多的责任。春秋季节烧上一把火，逼逼潮气暖暖腰身，老汉们背庄稼翻大山腰不酸腿不痛。冬季火坑一烧满房暖气，老人们盘腿而坐，磕瓜子吃红枣，谈论家长里短的事情；孩子们爬在土炕上，肚皮烘的暖暖的，写作业翻小人书；小媳妇们摊开彩纸拿起剪刀，剪窗花糊灯笼，抖开布头量鞋底纳鞋垫；勤快的婆姨们把黄豆黑豆分别倒在几个水缸和坛子里，放在热锅头盖上大被子，不几天就生出白白嫩嫩的豆芽子，或送人或自家吃或上街卖；一家之主噙上老烟杆，撮起的眉头里谋划圈里的猪几时能宰